


第一圈

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

[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
景黎明 译 田大畏 审定



 群众出版社

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

第一圈

1918—1956

(文艺性调查初探)

[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

景黎明 译

田大畏 审定

 群众出版社

合同登记号：图备字 01 - 1999 - 13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圈 /（俄罗斯）索尔仁尼琴著；景黎明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16.6

ISBN 978 - 7 - 5014 - 5524 - 9

I. ①第… II. ①索…②景…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5854 号

第一圈

[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

景黎明 译

田大畏 审定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制

版 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6 月第 1 次

印 张：24.75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737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014 - 5524 - 9

定 价：76.00 元

网 址：www.qzCBS.com

电子邮箱：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 / 001	十六 / 093
二 / 007	十七 / 103
三 / 011	十八 / 108
四 / 017	十九 / 113
五 / 023	二十 / 124
六 / 029	二十一 / 145
七 / 035	二十二 / 152
八 / 040	二十三 / 168
九 / 046	二十四 / 175
十 / 053	二十五 / 181
十一 / 060	二十六 / 190
十二 / 067	二十七 / 198
十三 / 075	二十八 / 203
十四 / 080	二十九 / 210
十五 / 087	三十 / 218

三十一 / 224	五十二 / 399
三十二 / 233	五十三 / 405
三十三 / 240	五十四 / 408
三十四 / 249	五十五 / 416
三十五 / 256	五十六 / 425
三十六 / 260	五十七 / 431
三十七 / 265	五十八 / 438
三十八 / 273	五十九 / 449
三十九 / 279	六十 / 462
四十 / 286	六十一 / 472
四十一 / 295	六十二 / 484
四十二 / 301	六十三 / 502
四十三 / 308	六十四 / 512
四十四 / 316	六十五 / 520
四十五 / 335	六十六 / 530
四十六 / 344	六十七 / 534
四十七 / 355	六十八 / 543
四十八 / 364	六十九 / 549
四十九 / 370	七十 / 555
五十 / 384	七十一 / 557
五十一 / 393	七十二 / 567

七十三 / 572

七十四 / 579

七十五 / 587

七十六 / 590

七十七 / 593

七十八 / 601

七十九 / 610

八十 / 620

八十一 / 632

八十二 / 636

八十三 / 644

八十四 / 648

八十五 / 658

八十六 / 663

八十七 / 671

八十八 / 680

八十九 / 691

九十 / 702

九十一 / 712

九十二 / 722

九十三 / 738

九十四 / 752

九十五 / 757

九十六 / 771

—

架子上那座青铜时钟生了锈的指针正指着四点五十五分。

这是深冬季节。

灰蒙蒙的天空和即将消逝的日光，使那座钟看上去显得更加灰暗了。嵌有双层玻璃的高大落地窗，俯视着下面街道上疾驰而过的车辆和正在铲雪的守门人。雪刚落下不久，但已经浸湿了地面，由于来往路人的践踏，甚至已变得污秽不堪了。

外交部二级专员英诺肯基·瓦洛金凭窗伫立，盲目地凝望着街上的行人，尖声尖气地吹着口哨。他的手指不停地翻着一本光泽夺目的外国杂志，但眼睛却没有停留在杂志上。

专员长得又高又瘦。他的职衔相当于外交系统的中校，但他没有穿制服，而是穿着一件闪光的上衣，看上去像一个年轻的游手好闲的人，而不像是外交部的一名担任要职的官员。

该把办公室的灯打开，或者该回家了。但专员既没有开灯，也不打算回家。

下午五点钟虽不是工作日的结束，但也是不太重要的时间。此刻，事实上人人都准备回家吃饭、休息或打一个盹儿了。到了十点光景，莫斯科四十五个联盟级部和二十个共和国级部成千上万的窗户里面将重新灯火通明。在那壁垒森严的要塞式的墙壁内，有一个人备受失眠之苦，但他却因此而训练了莫斯科的全体官员，让他们与他一道熬更守夜，直到清晨。深知他的习惯，所有的部长都像小学生一样静静地坐着，等待他的召唤。为了使自己不打瞌睡，部长们便去传唤副部长，副部长们又去折磨科长。那些资料员沿着梯子上爬下，寻找着卡片索引。办事员们在走廊里跑来跑去。而速记员则写断了一支又一支铅笔……

现在，正逢西方圣诞前夜。所有的大使馆已冷清了两三天，电话保

持着沉默。外交官们很可能已经坐在了圣诞树前。当然，外交部里照常有夜班。值班人员趁机下象棋、讲逗趣的故事，或者索性躺在沙发上睡觉。但是，工作仍照常进行。

英诺肯基·瓦洛金紧张不安地用手指漫无目的地迅速翻着杂志，内心里隐约闪现的恐惧的火花时而演变成小小的火焰，时而熄灭，使他不寒而栗。

从孩提时代起，英诺肯基·阿尔焦米耶维奇·瓦洛金就认识杜布洛莫夫医生。在杜布洛莫夫成名之前，在他参加代表团出国之前，甚至在他作为一名科学家成为人们的话题之前，英诺肯基就认识了杜布洛莫夫——他是他们的家庭医生。英诺肯基的母亲总是找他看病。母亲经常生病，除了杜布洛莫夫，她谁也不信任。只要杜布洛莫夫在大厅里摘下海狸帽子，整个套房就洋溢着友爱、镇静和信赖的气氛。在他母亲的床边，杜布洛莫夫医生总是要待半个多小时，不厌其烦地认真询问症状，仔细地检查，详细地解释治疗的每一个细节，仿佛他是世界上最不忙的人。每当他离去之时，从英诺肯基身边走过，总是要停下来，向这个小男孩儿提点儿什么问题，并严肃地等着他回答，似乎真的期待着小男孩儿给予既聪明又至关重要的答复似的。那时，医生的头发已经灰白……

扔下手中的杂志，英诺肯基打了个寒战，若有所思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他该不该给医生打个电话呢？

假如这件事涉及的是另一个人——他从未见过的某位专家——英诺肯基是绝对不会想到要去警告他的。然而，这恰恰是杜布洛莫夫医生……

如果在公共电话间打电话，一打完就立刻离开，会不会被人发现呢？他们难道还能从电话里辨认出那闷塞的声音吗？肯定不能——还没有这样的专门技术。

他走向书桌。在灰暗的房间里，他只能辨认出最新工作指令的最上面一页：他即将被派遣到国外，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总之，在新年之前，他就要乘飞机离去。

最明智的选择是等待。是呀，等待才是最明智的！

天哪！一股寒气掠过他的肩头——那不习惯承担千斤重担的肩头！如果他根本没有听说过那件事，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该有多好啊！

他把桌上所有的文件收在一起，放进保险柜里。

认真地想一想，杜布洛莫夫应允要做的那件事，怎么会有人反对呢？就像一切有天赋的人那样，他是慷慨无私的。一个天才的知识，作为人类共有的财富，总是随时准备与他人共享的。

英诺肯基内心的不安愈来愈强烈。他把头靠在保险柜上，闭上眼睛稍事休息。

突然，好像机会就要消失了似的，他没有打电话叫汽车，甚至没有拧上墨水瓶盖就冲了出去，锁上门，把钥匙交给了走廊尽头的值日官。他穿着便装跑下楼梯，从那些穿着绣金和金绶制服的本机关职员们身旁疾走而过，冲进了那阴冷的黄昏。

外交部半围的院子里，耸立着瓦·瓦·沃罗夫斯基^①的纪念碑。从纪念碑前走过，大卢比扬卡广场^②上那座新楼跃入眼帘。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此刻，这座大楼对他似乎别有含义：那灰暗外壳的九层高楼，分明是一艘战舰；那战舰右舷的十八个壁柱，分明就是十八座炮塔！英诺肯基感到了孤独和虚弱。他不由自主地穿过小广场，被大楼吸引过去，就像乘着一艘小艇追随着飞速前进的庞大战舰一样。

接着，他转身逃走，径自朝着铁匠桥街方向走去。在广场外的市场附近有一辆出租汽车正准备开走。英诺肯基钻进出租汽车，命令司机疾驶过铁匠桥街，然后左转，朝着彼特罗夫卡开去。

此时，路灯刚刚亮起来。

他始终犹豫不决，寻思着在哪里打电话可以不受干扰，至少没有人用硬币敲打公用电话间的玻璃。可是，要刻意寻找一个安静、偏僻

① 瓦·瓦·沃罗夫斯基（1871—1923），苏联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家，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之一。十月革命后担任外交使节，1923年遭暗杀。

② 莫斯科市一个广场的名称，一度改名为捷尔仁斯基广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先后设立于该广场上的原俄国保险公司大楼内。

的电话间，只会使人们更加注意。也许还是在这里挑选为上策，因为这里有熙来攘往的人群。但是，一定要选一个隔音的，电话要安装在墙里面。突然，他又想到，坐着出租汽车兜圈子，让司机成了见证人，这是多么轻率啊！他立即在口袋里搜寻十五戈比硬币。然而，他又很快镇静下来，感悟到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无论是危险还是安全，都得即刻拨打电话。

如果畏首畏尾，还能算一个人吗？

车子行驶到猎市大街的交通信号灯处时，他在口袋里摸到的不是一个硬币，而是两个十五戈比的硬币——这是吉兆。

过了莫斯科大学朝右转，出租汽车加速开上了阿尔巴特街。英诺肯基给了司机两张纸币，没有要司机找零钱就下了车，努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穿过了广场。

这时已华灯齐放。电影院门前，人们在排队买票，等待着《芭蕾舞女演员的爱情》的开映。地铁站上方用红色霓虹灯显示的“地铁”二字，被灰蒙蒙的雾笼罩着。一个像吉卜赛人的少女正在叫卖黄色的小花。

不管怎样，他都必须抓紧时间，尽可能地长话短说，然后迅疾挂断电话，把危险降到最低。

他挺着胸，笔直地朝前走。一个姑娘从他身旁匆匆走过时，抬头看了看他。

接着，又有一个姑娘从他身旁匆匆而过。

车站外面的一排电话间中，正好有一个空着，但他从它旁边走过，径自进了车站。

车站里有四个电话间——电话机嵌在墙内——都被占用了，唯见左边最后一个电话间里，一个头发蓬乱、似有些微醉的小伙子正在放下电话听筒。英诺肯基迅速填补了空缺，把沉重的玻璃门关起来。他一只手拉着门，把它拉紧，另一只手慌乱地把那两个硬币丢进投币口。

几声长长的鸣响后，对方拿起了听筒。

“喂？”传来一个女人含怒的声音，仿佛她是在代人受累似的。

“是杜布洛莫夫教授的公寓吗？”他尽力改变讲话的腔调。

“是的!”

“请问，我可以和他讲话吗?”

“你是谁?”拖长声调，懒洋洋地反问——那女人肯定极为舒适地坐在沙发里。

“事实上……你不认识我……但这无关紧要……请你叫他来接电话，行吗？有件十分紧急的事!”

(这些多余的话都是出于礼貌!)

“你别指望教授会和每一个打电话来的张三或者李四讲话!”女人生气了似乎立刻就要放下听筒。

玻璃门外，在离这排电话间一码^①远的地方，人们匆匆走过，你追我赶。已经有人在他所在的电话间门外等候了。

“你是谁？为什么不能说出你的尊姓大名?”

“我是一个好心人。我有重要消息告诉教授!”

“你是一个好心人，那又怎么样？为什么你害怕说出自己的名字?”

(该挂上电话了。男人千万不要娶愚蠢的老婆!)

“那么，你是谁？你是他的妻子吗?”

“为什么我要先告诉你？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他本来应该就此结束，但这件事不仅仅涉及教授一个人——现在他非常激动，不再企图掩饰或者压低自己的声音，而是激动地请求道：

“听我讲，听着！我不得不警告他，他正面临着危险!”

“他面临着危险?”她的声音放低了，停了下来。但她没有去叫她丈夫——噢，没有!“我更有理由不叫他来！你也许在撒谎！你怎么才能证明你没有撒谎呢?”

英诺肯基脚下的地板似乎燃烧起来，他的脚被烧得发烫。黑色听筒和卷曲而沉重的电话线仿佛正灼烧着他的手。

“听我讲！听着!”他绝望地叫喊起来，“教授上次被派到巴黎去

① 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相当于0.9144米。

时，曾向他的法国同事们许诺，说要赠送给他们一些东西——一些药品！据说他几天内就要履行诺言了，要把药品交给外国人。你意识到了吗？他不能这样做！不能给外国人任何东西，否则他将被看成是——”

突然，“咔嗒”一声，一切归于沉寂，没有了通常的“嗡嗡”声。有人切断了通信线路！

二

透过门侧那深红色的灯光，玻璃灯罩上“业务用房”的字样分外耀眼。门上那块光泽如镜的小牌子表面，凸现着“严禁闲人入内”几个字。门前的那张小桌后面总是坐着一个守卫，态度严厉地检查进出房门者的特许证。房屋尽头的墙上，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宣传画，要求人们“禁这禁那”。

其实，这是一条普通的走廊，只是稍许干净些，中间铺着窄幅的红色地毯。镶木地板上的蜡打得恰到好处，两侧的痰盂被整齐地安放在最佳位置。房门一律用黑色的皮面蒙着，里面塞满了厚实的填料，上面巧妙地排列着白色的铆钉，并开了一个嵌镜的椭圆形小孔。

然而，这里确乎绝对安静，极难看见有人来回走动。即使是已在其中某个房间里工作的人，也绝不互相来往。了解隔壁房间比了解马达加斯加的市场新闻还困难。

夜色是阴沉的。

在莫斯科中央电话局的大楼里，在那条被禁止通行的走廊的尽头，两位安全部的中尉军官正在那个“严禁闲人入内”的房间里值班。他们的表情和这夜色一样阴沉，不时透露出不得不忠于职守的无奈情绪。

这个神秘的房间，在大楼管理处主任那儿，被排列在“第194号”，而在国家安全部六局六处那儿，则被称为“A—1信息站”。

房间一边的墙上，装置着特大的信号台及各种控制板。各类电话监测仪的塑料部分虽已变得灰黑，但金属部件仍闪闪发亮。房间另一边的墙上挂着一份书写在灰白色纸上的《值班规程》。只有严格按照规程操作，才能避免监听和记录时可能出现的故障和异常。两个值班人员的职责是：一个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实施监听；另一个守候在一旁，半小时后替下同伴。

然而，规程也有被违反的时候。比如这一次，并不是因为值班人员是新手，恰恰相反，正是他们富有经验，才敢大胆地相信，此刻既逢西方人的圣诞前夜，便不大可能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他们应当无事可做。这有如国家制度在理想意义中的完美无缺，与令人遗憾的缺点之间常有悲剧性矛盾一样，结果常常不是完美无缺的。

这也难怪。下个星期一的政治学习会上，长着大鼻子的秋金中尉将接受严格的考问，比如：谁是人民的朋友？谁是人民的敌人？人民的朋友是怎样与社会民主党人进行斗争的？为什么第二次代表大会^①上需要分裂是正确的？为什么第五次代表大会^②上需要联合也是正确的？为什么从第六次代表大会^③以后各自为政才是无可非议的呢？……面对这类高深的问题，大鼻子中尉竟然有点儿满不在乎。他没有按照规定去阅读和理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更严重的是，上个星期日下午下班后，他竟然还与姐夫一起饮酒，喝得酩酊大醉，以致星期一早晨不得不喝了解酒药才急急忙忙地赶到政治学习会场。酒意是退了，但脑子里也只剩下了一片空白。会后，党支部书记严厉地批评了秋金，并把他叫到局里去，针对他的学习问题特别作了布置。这回，已经不再要他作口头回答了，而是责成他在下周一的例行政治学习会上呈交一份答案提纲，并接受考问。

一周快要过完了，秋金并没有为提纲的事付出相应的时间——他在拖延。直至这次上班的时候，他才慌了起来。不过，经验告诉他，今晚无须操心西方国家驻苏联大使馆里已经沉默了的电话。他征得同伴的允诺，舒服地坐在房间角落的台灯下，开始抄录简明教程中的有关内容——一会儿抄到笔记本的这个地方，一会儿抄到笔记本的那个地方。

同伴库列绍夫中尉长着肥胖的下巴，一头鬃发。他戴着耳机坐在监测仪前，甚至不屑于打开屋顶的主灯，只让录音机旁的小灯亮着，

① 指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分裂为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

② 指1907年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

③ 指1917年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情绪十分烦躁。上午一过，各使馆便已购足了节日需要的物品，接着便好像已经酣睡了，死去了，午饭后便不再有电话铃声了。

那样乏味地坐着，库列绍夫只得着意于自己左腿上的那块脓疮了。这些不名所以的脓疮，虽经磺胺软膏的涂抹，却并未见好，竟又有所扩散。疼痛已妨碍了他的行走，国家安全部的诊疗所已同意他另求专家诊治了。不久前他刚分到一套住房，妻子也快要生孩子了。唉，这脓疮，实在令人扫兴！

库列绍夫禁不住摘下了紧箍在耳旁的耳机，相宜地凑近灯光，卷起了左腿上的裤管。他小心地触摸着那些断裂的疮痂，稍加挤压便流出了褐色的脓血。这种刺痛顿时使他警觉起来，他第一次被这样的念头震撼了：

“这绝不是一般的脓疮，而……而是……”

曾经听人说过的那个可怕的名称突然闯进了他的记忆：

“坏疽！——对，坏疽！”

他的心收紧了。

“天哪！”

过了好一阵……

又过了好一阵……

库列绍夫才发现，那自动接通的录音机已无声地旋转起来了。

他没有将那条裸露的腿从台架上挪下来，只是勉强地够到耳机，把其中的一只放在耳边。

……

“你怎么才能证明你没有撒谎呢？”

……

“……你意识到了吗？他不能这样做！他不能给外国人任何东西！否则，他将被看成是……”

……

呀，原子弹！

惊讶使库列绍夫完全屈服于自己的无意识行动：

他迅速地把腿放下来，抓起电线插座，拔去了交换机的枢纽。电话断路了。

他此刻闪动着的想法是：管他妈的什么规程，让规程见鬼去吧！管他妈是谁通的话，只要老子不予登记，不就一了百了！

他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大鼻子正忙着抄录，什么也没看见。他们俩是好朋友，这当然不妨碍他奉命对朋友予以监视。他当然也清楚，秋金又何尝不负有同样的使命？

库列绍夫用颤抖的手把那盘危险的录音带转换到相反的缠圈，并接通了大使馆的电路。他想用这种办法洗去带上的录音，并不留痕迹地隐匿自己的行为。

然而，另外一种情况又使他警觉起来：上司曾不止一次地宣告过，这里的自动录音结果也将留存在另一个工作室里。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销毁录音便失去了意义，他的行为也难以隐匿——他将面临杀身之祸！

他只得改变初衷，把录音带重新整理好，听了一遍。罪犯显得十分着急、激动。他是在什么地方讲话呢？当然，他不会在自己的住宅，也不会在工作单位。那些人不是总在公用电话亭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吗？

库列绍夫把公用电话亭的名册打开，根据仪器显示的信号，迅速确定了电话亭的位置。

“更卡！更卡！”

库列绍夫放下裤管，声音嘶哑地呼叫起来。

“接行动处^①——行动处！”

“全体动员！全体动员！”

“索科尔尼基地铁站！”

“入口处，楼梯旁！”

“也许，还能就地抓住他！”

^① 国家安全部行动处，也可称“外勤处”。该处干部称“行动人员”（即“外勤”）。由该处派往劳改场所的管教人员称“行动特派员”。

三

“瞧，又有客人来啦！”

“哟，他们又带来一批新家伙！”

新来的犯人走进长廊，玛尔非诺^①的老犯人立即围了上去。他们中的一些人正要去吃饭，另一些人刚吃过饭。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朋友们？”

“从哪儿来的？”

“你们胸部和帽子上的补丁是什么玩意儿？”

“你是问补丁吗？那是缝补号码布的痕迹呀！”一位新来者说，“我们的背上和膝部也有啊！在被押离劳改营时，那些号码布被扯去了！”

“号码——什么意思？”

“先生们！”瓦连京·普梁契科夫说，“你们谁能告诉我，我们究竟生活在哪个世纪？”他转向他的朋友列夫·鲁宾，继续说，“在人的身上贴号码，这就是你常讲的那种进步吗？”

“不要捣蛋，瓦连京！”鲁宾说，“去吃你的饭吧！”

“可是，有这样一些头上贴有号码的人在周围晃动，我能吃得下饭吗？圣经的《启示录》里没有记载过这样的事，没有呀！”

“嘿！”另一位玛尔非诺的囚犯说，“你们来得真是时候！十二月下半月，监狱当局将要发给每个人九盒‘白波运河’牌香烟哩！你们真有运气！”

“是‘白波爪哇’牌，还是‘白波杜卡特’牌？”

“各一半！”

① 设在莫斯科郊区玛尔非诺村的特种监狱，即“玛尔非诺研究所”。